

39.1

乌鲁木齐文史资料

第五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乌鲁木齐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83

新疆青年出版社

21

目 录

· 文史资料选辑 ·

- | | | | |
|----------------|-----|-------|---------|
| 边城书林逸事 | ……… | 昝玉林 | (1) |
| 毛泽民在乌鲁木齐的事迹点滴 | ……… | 本刊撰稿员 | (8) |
| 茅盾在新疆的革命文化活动 | ……… | 陆维天 | (19) |
| 银幕春秋 | ……… | 李 富 | (39) |
| 解放前的禁烟情况 | ……… | 刘德贺 | (53) |
| 新疆学院院史概况 | ……… | 徐文学 | (60) |
| 迪化第二女子中学创建经过 | ……… | 拉希达 | (68) |
| 马全禄制造民族仇杀的罪恶活动 | ……… | 金国珍 | (77) |
| 一九四〇年南疆旅行团见闻 | ……… | 刘荫桐 | (81) |
| 香城固诱伏战追记 | ……… | 刘凤臣 | (96) |
| 礼门公所与大乘佛堂 | ……… | 王子钝 | (100) |
| 从白山黑水到天山脚下 | ……… | 谷梦麟 | (104) |
| 黎明前的会见 | ……… | 杨天云 | (121) |
| 杨增新轶事三则 | ……… | 金国珍 | (127) |

· 人物传记 ·

- 阿巴索夫简历 本刊资料室 (132)
罗志简历 本刊资料室 (135)
马良骏生平简介 赵福宝 (138)

· 地方风土 ·

- 光明路的变迁 苏砚君 (147)
“屡丰堡”新貌 尔昌 (152)
纪晓岚画像 薛立柱临绘 (155)
博格达山上的古庙 杨鹏超 (160) ✓
古庙照片四张 (封二、封三)

边城书林逸事

咎玉林

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和发展，我国中原地区的造纸术和印刷术很早就传来西域。唐朝时期的高昌（吐鲁番阿斯塔那），是当时我国西域地区造纸和印刷的中心。与此同时，中原地区的书籍也大量流传西域。据史书记载，仅高昌一地不仅有为数很多的汉文佛经，还有《唐韵》、《玉篇》等文艺典籍。高昌各乡义学的读本也是由中原传入的《千字文》、《论语》等书。高昌王曲文泰还非常爱读《毛诗》。元朝时期的维吾尔翻译家安藏，曾把汉文的《尚书》、《资治通鉴》、《难经》、《本草》译成回鹘文。十一世纪中叶，维吾尔文学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哲理长诗《福乐智慧》和马赫木德·喀什噶尔的《突厥语大词典》相继问世。古代时期的天山北路，文化事业虽然比天山南路落后，但是作书、译书、教书和读书的历史记载，屡见不鲜。元朝时期的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人辛古·舍利就从汉文中译出过许多佛经和《玄奘传》等宣传佛教的书籍。元朝的道教首领邱处机来西域旅游讲道，路过轮台（乌鲁木齐附近）时，曾遇到一个汉族秀才在此设塾教书。

乌鲁木齐的古代文化，在准噶尔贵族集团统治的年代

里，遭到严重破坏，从公元一七五五年（清乾隆二十年）清朝政府出兵平定了准噶尔贵族集团的武装叛乱以后，在恢复农业生产的同时，恢复了文化教育事业，有的商人兼售关内出版的传奇小说。书籍出版是从一八八四年（清光绪十年）新疆建省以后才开始的。首任新疆巡抚刘锦棠为发展教育事业，于一八八五年（清光绪十一年）在乌鲁木齐创建印书院，用刻板印刷，出版了一批维文字母注音的《三字经》、《百家姓》，发往全疆各地，作为识字课本。在印书院刻印“官书”的同时，私人开业的刻字铺也自行刻印流传验方《牛马经》、简明《历书》和《万事不求人》之类的单行小书。一八九一年（清光绪十七年）代理新疆巡抚魏光焘奏请朝廷批准，于这年八月十四日在乌鲁木齐成立博格达书院。这个书院，既是开课讲学，培养文人的机构，又是编纂书籍的机构，后来又从京津各地购来一批典籍图书，一方面供书院内部参考，一方面供社会上层阅读，所以当时的博格达书院，也可以说是乌鲁木齐最早的“图书馆”。正因为博格达书院既是文人荟萃的场所，又拥有一批图书资料，所以各县义学的启蒙教材都是由书院编选校订后经印书院出版发行。

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英国教会在乌鲁木齐开设“福音堂”，他们把上海布道总会所印刷的宗教书籍大量运到乌鲁木齐来，先是廉价出售，继而免费赠送；先是发行铅印汉文本，继而发行维、哈文字的石印本。“福音”圣经一时泛滥成灾，不仅在校学生人手一册，就连世代文盲的劳苦人民大都家有圣经。地方当局为了遏制这股逆流，于一九〇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设置提学使，在大力宣扬孔孟之道的同时，责成印书院翻印了一批初级版本的地方“官书”

大量发行，并鼓励私人开设书铺，从内地运来民间流传的各种汉文小书、年画、神像，上市出售。同时，由内地招聘来一批刻工，刻制了一套仿宋体木质活字，充实了印书院的印刷力量。这批木质活字，对当时的出版事业发挥了很大作用，清朝末年纂修成书的《新疆图志》一百一十七卷就是用这批活字排印的。

辛亥革命后，“民国督军”杨增新为顺应时代，于一九一二年撤销提学使，设置教育司（一九一八年改为教育厅）。教育司和提学使在名称上虽然不同，但是所主管的业务却是完全一样。教育司于一九一三年四月在乌鲁木齐筹设了通俗图书馆，并以现洋八百元从内地购来“新学派”图书一千二百册，公开供人阅览。根据史料记载，通俗图书馆开放后，平均每天有二十人前往阅览。一九一四年改印书院为官报局，并以省币五万两从天津买来一套旧式铅印机，印刷《新疆公报》，先后共出版一百四十七期，印刷杨增新的《补过斋文牍》五十五卷，《补过斋日记》三十卷。一九一八年官报局出版不定期的《天山报》，每期四开一张。

一九二四年，新疆俄文法政学校成立，并设立校图书馆，除由教育厅书库拨发了一批汉文书籍外，还从天津、哈尔滨等地购进俄文书籍。当时，该校在校学生只有八十一人，而图书馆藏书即有一千一百四十三册。

一九二六年，新疆人朱炳在乌鲁木齐开设博达书馆，并与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北新书局等出版公司签订供销合同。当时乌鲁木齐各级学校的课本、教学参考书都由博达书馆供应；同时，还代订当时国内盛行的《东方杂志》等期刊。根据一九二八年的统计资料，博达书馆经常经销的各种

书籍、期刊达两千多种。同时，还为教育厅书库代购《万有文库》、《百科全书》等大部头图书以及教育参考书籍多种。

一九二八年，新疆发生“七·七”政变，革新派头目、军务厅厅长樊耀南刺杀了保守统治者杨增新。金树仁上台后镇压了樊耀南，没收了樊耀南的藏书，利用某官僚的住宅，设立新疆省立图书馆。省立图书馆的馆址虽然不大，但是所集中的图书很多，其中有樊耀南私人藏书，有原通俗图书馆藏书，还有一部分社会各界捐献的书籍，共计五千多册(部)。根据一九三一年的资料记载，当时乌鲁木齐共有四所图书馆，藏书四万八千多册。其中：

省立图书馆	二七，一四五册。
俄文法政学院图书馆	八，九四五册。
省立中学图书馆	五，六一四册。
省立师范学校图书馆	六，三一五册。

一九三三年“四·一二”政变后，地方当局为顺应客观形势的需要，在发展文化教育的同时，图书馆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一九三五年成立编译委员会，编写和翻译汉、维、蒙、哈各族文字的教学课本。一九三六年，利用原博达书馆旧址成立文化书店，并将原制币局的四十五台德式石印机拨给文化书店印刷新编课本，三年中印出各族文字小学课本三十万册。一九三九年，编译委员会由中共党员负责领导，仅这一年就编译出版维、汉、蒙、哈四种文字的课本二十五种，三十九册，印刷十九万多本。其中：

汉文高小课本十二册，	五万本；
汉文初小课本二十册，	十万本；
蒙文小学课本二册，	五千本；

维文小学课本一册，两万本；
哈文小学课本二册，一万本；
维文中学课本二册，五千本。

这些新编新译的中、小学课本，内容新颖，思想进步，贯彻了反帝抗日精神，传播了唯物主义思想。此外，文化书店从一九三七年开始代售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后合并改组为三联书店）的各种进步书刊，在社会上产生过强烈影响，青年学生往往彻夜排队买书。一九三九年至四二年印书费支付情况（新疆币）：

年 度	计划数	实际支付数
一九三九年	一三〇,〇〇〇元	四五,〇〇〇元
一九四〇年	二〇〇,〇〇〇元	五二,三六八元
一九四一年	二三〇,〇〇〇元	五〇,〇〇〇元
一九四二年	——	一四五,二六一元

上表前三年的实际支付数只占计划数的百分之二十六，这就充分说明，盛世才名义上提倡“发展文化”，实际上对当时从事文化工作的共产党人采取刁难、限制的卑鄙手段。一九四二年是共产党人在新疆工作最活跃的一年，这年所支付的印书费超过了前三年的总数，这也充分反映了共产党人斗争的胜利和新疆各族人民对发展文化事业的强烈要求。

一九三八年十月，迪化民众教育馆成立，并附设图书阅览室，除接收了原省立图书馆的书籍外，并收交桂芬“逆产”古籍两千余册。一九三九年七月，杜重远先生由内地购来进步书籍两千余册，其中一部分交新疆学院图书馆收藏，一部分送民众教育馆阅览室，供各界人士阅读。这批新书到后，每天都有上百名青年学生前往阅读，有的摘记笔记，有

的整本抄写。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张仲实译的《政治经济学讲话》、沈志远著的《新经济学大纲》等书，每天都有好多人轮流抄写。

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从一九三五年五月改组以后，由共产党人主持会务，并设立图书室。一九三六年初，这个图书室藏书八百一十六种，一千二百余册，全部都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抗战言论专辑和其他革命进步书籍。反帝会由一九三六年开始编辑出版《反帝战线》，截止一九四四年共出版五十五期，每期印刷一万五千本；出版《新疆青年》二十期，每期印刷五千册；此外，还编印《抗战画册》等宣传品两万余册。反帝会还指导汉族文化促进会出版《文艺月刊》，指导妇女协会出版《新疆妇女》。这些刊物对于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过很大作用。

《新疆日报》自一九三七年中共党员负责主办以来，不仅使报纸的形式和内容焕然一新，而且大量翻印出版了各种进步书籍。

一九三八年，翻印毛泽东著《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各八千册。

一九三九年，翻印沈志远著《社会科学常识读本》一万册。许涤新著《经济学讲话》五千册。

一九四〇年，印刷张仲实译《新哲学讲话》（上下两本）各一万五千册。翻印毛泽东著《新民主主义论》两万册。

一九四一年，翻印《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两万册。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中苏文化协会新疆分会成立，并附设图书馆，由中苏文化协会总会、苏联对外文化联络处、苏

联国际书店等部门赠送汉、俄、维各种文字书籍、杂志、报刊七百多种、一千五百余册。这批图书除供内部参考外，还供会员借阅。

抗日战争时期，是乌鲁木齐书林的繁盛时期，各机关、学校都设立图书馆，各界人士都争购进步书籍。但是，由于当时统治新疆的盛世才伪装“进步”，加以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积极学习革命进步理论，所以忽视了对历史古籍的收藏和保管，以致许多有价值的古典书籍散失遗损。一九四〇年，教育厅清理书库时，就将一批储藏多年的《新疆图志》、《补过斋文牍》，甚至《资治通鉴》、《太平御览》等古籍当作废纸处理了。一九四二年下半年以后，盛世才公开暴露了反革命面目，下令查禁进步书籍，从而各图书馆和个人所收藏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的著作，以及所有宣传革命进步思想的书籍报刊，一律列为“禁书”，限期销毁，连盛世才自己编写的《六大政策教程》也不准在社会上流传。从此以后，繁盛一时的乌鲁木齐书林趋于凋蔽。这时，全市唯一的公共阅览场所是民众教育馆阅览室。一九四四年，该馆提出设立图书馆的建议，但因八万四千元的开办经费无法解决，因而阅览室也就关闭了。不久，阅览室所收藏的各种书籍散失殆尽，只剩几本残缺不全的破书，解放后移交给群众艺术馆，这也是后来自治区图书馆所接收的唯一财产。

毛泽民在乌鲁木齐的事迹点滴

本刊撰稿员

初见如故

一九四〇年二月，春节过后，我接到省政府的命令，由额敏调往乾德（现在的米泉县）。及时办完了交代，返回省城。先到财政厅去谒见厅长，汇报到省，请领路费。厅长周彬，初次会面，是个中等身材，湖南口音，说话还不难听懂，态度和蔼可亲，没有官架子。见面后和我热情握手，首先对我说：“你报上来的工作报告，都看过了，很好！写得好，图表画得也好，你的工作很有成绩呀！从各方面来的消息，知道你对发展文化教育、提倡体育运动、组织话剧歌咏都很出色。特别是宣传抗日救国，进行抗日募捐，都非常积极，这在救亡图存的今天，是迫切需要的。”接着，又详细征询额敏地方的风土人情、地理环境、物产资源、农业畜牧、财政收支、对外贸易等各方面的情况，我都一一作了汇报。最后，鼓励我到乾德后，继续发扬已往的作风，振奋精神，努力工作，把省城的这座“粮食仓库”管理好，为建设抗战后方，争取抗战胜利作出应有的贡献。当即给我签发了报销和具领的路费，才握手分别。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泽民同志，他那亲切如故的仪容笑貌，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足履稻田

这年三月初，我到乾德就任县长职务，县政府所在地在“下三道坝”。省城迪化的公务员消费合作社，在乾德设有办事处，管理各村的官地稻田。办事处就设在县政府院里，它是财政厅的一个隶属单位。六、七月间，稻子正在长势旺盛的时候，忽然周厅长来到县政府，和我见面谈话，说是特来看一看稻田。当即详细询问全县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稻田的情况，从播种到收割，从缴租到收购，问得非常细致，有些细微的地方我还回答不上。接着，我和办事处主任李正哉，陪同毛泽民同志在三道坝的稻田上巡视了一遭。李正哉又向他指点着汇报了一些情况。视察完毕，他到办事处去，找稻田的租户们谈话，进一步了解情况，指示工作，征求意见，然后返回省城。留他吃饭，他不吃，就走了。当时我曾想：我见过的大官也不少了，没有象他这个样子的，不摆官架子，不打官腔，对人亲切温存，问这问那，真象个老农民的子弟，返回家乡一样。当然，现在的厅长下乡是很平常的事，可是在那时候，厅长下乡却是一件奇闻。

(郑体方供稿)

心脏活力

一九四一年九月，毛泽民同志孤身在水磨沟萧曹亭养病，一天，早饭过后，他安祥地坐在喷泉旁边的石墩上，阅读

着当天的《新疆日报》。那天的报上，满载着从延安传来的抗战捷报；捷报在他心潮上所掀起的浪花，比面前喷泉更澎湃。这时，和毛泽民同志一起来新疆，在财政厅担任视察工作的郑振声同志从哈密出差回来，他顺便为患病的战友带来几条有名的哈密红鳟，毛泽民同志高兴极了，立刻点起小汽炉，做红烧鳟鱼。正在鱼肉喷香的时候，财政厅的四位科长，前来探望。他看着自己亲手培养起来的地方干部，心情更加激动，马上把烧好的鳟鱼端过来，请大家席地就餐。科长们连连推让说：“厅长留着自己吃吧，鳟鱼肉可以补养身体，增强您的心脏活力。”毛泽民同志真挚地笑着说：“吃几块鱼肉并不能增强我的心脏活力，倒是大家每人吃一块，那才可以真正增强我的心脏活力。”这两句感人肺腑的语言，顿时引出了在场人们的热泪。

半缸咸菜

毛泽民同志刚任财政厅长的时候，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个人生活自己料理。后来，搬进两间小平房里居住，并托人请了一个名叫张德胜的天津老汉，帮他上街买菜，打扫卫生和看管宿舍。毛泽民同志的一日三餐，都是自己动手做的，每天吃剩的蔬菜，总是洗净切碎，按照湖南人腌泡菜的方法，腌在缸里，一点也不浪费。腌几天以后，把底下的揭到上面，再把鲜菜压在底下，不几天，一口小缸就腌得满满实实的。

毛泽民同志腌的咸菜非常好吃，有着浓郁的湖南风味，张德胜的老婆每来一次，都要尝几口缸里的咸菜。天长日

久，张老汉也学会了毛泽民腌菜的方法，他把吃剩的蔬菜，如法泡制，经常使小缸保持丰满。一天，张老汉上街买菜，毛泽民同志一人在家里看文件，张老太太推门进来了。毛泽民同志热情地接待了她，临走的时候，还把缸里的咸菜捞了一大盆送给老太太，老太太说啥也不收。毛泽民同志笑呵呵地说：“一点咸菜不值得送人，请你的家人尝一尝，提提意见，帮我改进腌菜手艺。”老太太只好把咸菜带上了。

过了几天，张老汉往缸里续菜，揭开盖子一看，半缸咸菜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晚饭过后，他把这事告诉了毛泽民同志，可毛泽民同志一面帮他往缸里压菜，一面风趣地说：“你不是说我腌的咸菜好吃吗？好吃不好吃，让大家评评才算数。”

下水推车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民同志练出了一手好枪法，高射、平射弹不虚发。每逢节假日，他总爱约上几个同伴，到昌吉兵湖去打雁；这对他来说，既是娱乐休息，又是精练枪法。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约好兄弟单位的同志，带着猎枪，乘坐敞篷“皮喀甫”车，沿着国际公路向西驰去。那时，他的汽车司机王发浩才十八、九岁，小伙子非常“冲”，车子开得特快，刚走过“十里墩”，就把后面的一辆车子甩得看不见影子。可是从公路向北，转上便道不远，一辆农民的牛车陷在当路的水渠里，赶车的农民一见来了汽车，就更加着慌了，连声吆喝，车子也拉不出来。王发浩不住地按喇

叭，喇叭一响，农民更慌了！毛泽民同志带头跳下车，一面招呼农民不要慌，一面把车上的人叫下来，他首先脱掉鞋袜，跳进水里推车，大伙一使劲牛车很快就从水渠里推出来。王发浩把汽车刚开过水渠，后面的一辆汽车也赶到了，顺利地开过了水渠，两车一前一后，开进了兵湖芦苇丛。汽车停住了，大伙准备“摸营”的时候，只听牛车沙沙地从芦苇旁走过，大伙从赶车人的吆牛声中，似乎听到了他的愉快心情，大伙笑了，毛泽民同志也笑了。

一包样品

毛泽民同志在担任新疆财政厅厅长期间，为了改善机关工作人员和工厂工人的生活，运用他在安源创办职工消费合作社的经验，在乌鲁木齐倡办了一处“公务员消费合作社”。靠工资维持生活的在职人员，凭着“社员购物本”，可以以最低的价格，从消费合作社购买全家供养人口的米面、食油、茶糖和布匹……。毛泽民同志所用的米面等生活用品，也都是凭证让张德胜老汉从消费合作社购买的，每当他发现米面质量下降，总是亲自到消费合作社询问、检查，帮助解决问题。一次，张德胜买来的面粉较差，蒸出的馒头又硬又黑，毛泽民同志问清情况后，先让秘书打电话通知合作社领导：“周厅长最近要来检查工作”。三天后，毛泽民同志带了一小包买来的面粉样品，去到合作社。首先听了经理的汇报，然后去仓库检查，可是仓库里的米面都很好，又询问买粮的群众，有的说：“三天前，面粉很黑，这两天好了。”毛泽民同志当众从衣袋里掏出一包样品，让大家看，大伙都

说：“前几天买的就是这种面粉。”经理依仗自己是盛世才的叔叔，满不在乎地说：“以后改进！”毛泽民同志严肃地说：“不行，把买次面的日子查清楚，群众要求调换的一律调换，不愿调换的在下月买粮时按价退款！”可是他自己买来的次面，既没拿去调换，也没要求退款。

一 只 茶 瓶

毛泽民同志把他的汽车司机王发浩一直当作自己的亲人，经常关心他的工作和学习，也关心他的生活。王发浩结婚的时候，毛泽民同志给他送了一只明亮的玻璃茶瓶，并意味深长地告诫王发浩说：“茶瓶里只能装最清亮的白开水，不能装酒；酒能使人沉醉，丧失清醒的头脑，白开水清澈无浊，光明朴实。”王发浩领会了毛泽民同志的教诲，把这只茶瓶一直珍藏到解放。

（尔昌供稿）

公 私 分 明

一九四一年秋毛泽民同志准备到水磨沟萧曹亭养病，经过盛世才同意，在临行时需要一个汽炉子，以备生活方面需要。当时，财政厅主任秘书张远凤派办事员上街要给买一个，毛泽民同志不同意，他说不行，我自己养病为什么要公家买汽炉子？当时我也在场，我说，我有个汽炉子借给厅长用吧，他同意了，用后，仍然还给我，还一再表示谢意。这个汽炉子，我保存了多年，不幸在文革时，被红卫兵砸坏。现

在毛泽东故居展出的那个汽炉子，就是经过修复的原物。

实地勘察

盛世才上台初期，财政厅长陈德立为了讨好盛的岳父邱宗濬，将其一所住房无代价的送给邱住，房后空地上有几棵榆树和杨树，邱开了个后门，将这块空地占为己有。在空地上种了花草，并指示工程处长王齐勋以修建三公园为名义，向财政厅要款，为他个人修花园。毛泽东同志邀同王齐勋处长亲自前往勘察，一眼看穿了他们的心机，笑笑呵呵地说：“这块小地方修个私人花园还可以，谁想修就请他自己掏钱去修吧。”说得王齐勋尴尬不堪，带着他的设计图纸灰溜溜地走了。

不畏权贵

邱宗濬霸占明园以后，为给个人修建别墅，指示王齐勋向盛世才报请了一个方案，企图乘机捞一把公款，建筑私人住宅。方案已经得到盛世才的批准，毛泽东同志察觉了他们的阴谋打算，并仔细研究了他们的方案以后，立即给盛世才写了报告，报告中说：“一、整顿市容的方案，应由市政委员会提出计划，王齐勋是军事机关的工程处长，他不了解市政情况；二、整顿市容应先在市区进行，明园在郊区，那里都是田园，不需要整修市容；三、财政上应以统收统支为原则，早经批准有案，临时拨款或将征收的地皮款移作整顿市容之用，必须经过财经委员会研究讨论通过，还要编造